



# 在幸福的道路上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在 幸 福 的 道 路 上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零年·乌鲁木齐

# 目

# 录

|                 |                |
|-----------------|----------------|
| 謝付师长和塔里木.....   | 农二师征文辦公室 ( 1 ) |
| 青春永远伴随着他.....   | 丁 山 ( 9 )      |
| 楊团长.....        | 汪 忠 (18)       |
| 在幸福的道路上.....    | 李兴标 (24)       |
| 他活在我的记忆里.....   | 傅志华 (34)       |
| 刘学佛在沙井子.....    | 农一师文艺辦公室 (39)  |
| 易黛蓉.....        | 謝 苹 (59)       |
| 永远忘不了的苏联专家..... | 刘学佛 (69)       |
| 原来是你.....       | 农一师文艺辦公室 (74)  |
| 老突击队员.....      | 海群、河畔 (77)     |

# 謝付师长和塔里木

农二师征文办公室

## 一

我們的付师长謝高忠同志，身体魁偉，动作略有点笨重。他說起話来，一口濃重的晋北口音，听声音就象打雷一般；那朴实的臉儿上，两只奕奕有神的眼睛經常閃爍着坚定快活的光芒。

他的响亮的說話声音，从那小小的辦公室窗口飄出来，不熟悉他的人，乍一听立刻会这样猜想：他这是“刮”誰的“胡子”？但当你推門进去一看，便会发觉这种猜想是錯誤的。其实，这时候他正在滿臉笑容地和一位同志研究塔里木河一个新农場的规划呢！他全神貫注的傾听着，臉上充滿着严肃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是在一面傾听，一面用他那慎密的思考力在緊張地进行着綜合、分析、比較；愈是这个时候，愈是要求你把問題闡述得更清楚。忽然他臉上那股严肃的表情豁然开朗了，滿臉堆着笑容，原来他发现了对方在彙报中的疑問，于是那打雷般的声音便从窗外飄出来啦！

“啊！你們选定在这里建場嗎？”

說时，他那粗大的手指，落在眼前五百万分之一的塔里木地图的一点上：“現在这里还是一片梧桐林吧？”

他說着抬起头来，詢問地看了对方一眼；对方点了一下头

算是回答。这时他那一双大眼便也变得更加和蔼可亲，语气也更加温和了：

“这一带的土地很肥沃，是不是？，含盐量只有百分之一呀！比焉耆垦区强多了；你知道这里无霜期有多长？二百一十天哩！气候又干燥，种起棉花来，可真是我们祖国未来的乌孜别克呀！到那时候——”

他象朗诵诗歌一样！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喜悦而又自信的眼神，凝聚到一点上，办公室沉静下来了。片刻的沉默里，对方默默地看着他，显然他是被他描绘的前景吸引住了。付师长发现这一点时，立刻把飞跃的思想，转回到具体问题上来来了！

“……不过，这是一片洼地，开垦以后，会不会因地下水的提高造成盐渍化呢？你们考虑过了吧？”

“考虑过了。规划中这里有一条排水渠，一直通到罗布诺尔。”那位同志指着规划图上一条象发丝般细长的蓝线，小心翼翼地說：“图上沒有罗布诺尔，只从方位和走向上可以看出这条蓝线是通向那里的。”

“需要挖多长？”

“三十二华里。”

付师长听了，耸了耸眉峰，把身子俯向地图，端详了一会，然后带着商量的口气問：

“是不是太长了一点？你看，顺着这个方向挖不行嗎？穿过这一带沙坳地区，这里，地名大概叫牙合甫吧？不也是一片洼地嗎！把水排在这里怎么样？”

从地图上看，这一条线路，比原计划图上的线路确实近多了。

那位同志不知是被付师长对塔里木熟悉的程度惊住了，还

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没作到尽善尽美而感到内疚，没有回答。

“同志，在塔里木下游，我们不是要建一个农场，而是要建立一个星罗棋布的农场群，要快，还要省；时间、物资、劳力，都是最宝贵的，这里省一点，那里就可能多搞出一个农场来，我们搞规划的同志，多从这方面想一想，是有好处的。好了，你们再研究研究吧！”

那位同志脸上交织着内惭和感激的表情，折起蓝图走了出去。付师长又立刻投身到新的工作中了。

## 二

确实，这位参加革命二十余年的老战士，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的熟练程度，已不次于当年指挥战斗的熟练程度了。且不说的，就拿北起库米什，南到铁干里，东自博斯腾湖滨，西抵轮台这纵横千里以内的自然与经济情况来说吧，在这广大的区域内所有的山脉、河流、湖泊、矿产、水源、气候、土壤……不用翻笔记、查地图，便可以滔滔不绝地给你讲述出来。当你听着他的讲述时，不禁会吃惊地问：这样多的东西，他是怎样记住的啊？

提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追溯到一九四九年的事了。新疆刚刚解放的时候，在那时，他还是步兵第六师十七团的付团长，因为交通不便，他奉命和张仲瀚师长带领先遣工作队，首先进疆，到达驻地与起义部队和旧政府取得联系，一方面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准备生产。他知道部队的生产，不仅是为了目前的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在新疆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农场，这样，就必须对当地的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有充分的了解才能进行。因此，谢付师长从开始准备生产

的第一天，便騎着馬走遍開都河兩岸的荒地，深入到博斯騰湖濱的沼澤地調查、搜集，研究這一帶的自然情況。夏拉蘇木的紅柳叢，扯破過他褪了顏色的舊軍裝，八棵樹的駱駝刺，刺破過他的雙腳，包爾扎的草原上，滴下了他的汗水……有一次，時間已是深冬了，他和幾個同志到博斯騰湖去踏勘，他們踏着湖濱的堅冰，進入茫茫的葦叢中，忽然遠方濃煙沖天，只听得噼啪亂响，原來是冬季干枯的蘆葦，被當地老鄉點着了。當時風大火猛，他們又迷了路，眼看着就燒到他們跟前了，幸亏遇到了一位蒙族獵人，才領他們脫離險境。

祖國邊疆豐富的資源，象一塊強力的磁石，吸引着共產黨員的心。七年來，他終於把開都河兩岸的自然情況摸清了。在開都河兩岸，雖然有着廣闊的土地，但大部地區地小水位過高，土地鹽漬化的程度很深，在開都河改道之前，可供開墾的荒地並不太多。能不能往塔里木去呢？這個問題，開始在他的腦子里縈迴起來。那時，他已經調到師部擔任付師長，一次在兵團參加計劃工作會議，會上又討論到擴大耕地面積的問題，於是開發塔里木的慾望，在他的心中，便成了一种強烈的要求了。

一九五六年元月，當冰雪還封鎖着開都河的兩岸時，他就派了金玉印、葛仁和兩人，首先到孔雀河下游踏勘，按他的腹案，首先在這裡建立兩個農場，作為開發塔里木下游的根據地。用他的比喻說，這兩個農場，就和人伸開的兩個拳頭一樣。

“先把兩個拳頭伸開，再一收，噯，不是就把塔里木抱起來了嗎？”說時，他伸開兩臂，用力一收，面孔上神采煥發，好象真的把塔里木抱起來了一樣。

金玉印和葛仁和兩人從塔里木踏勘回來了。他們向付師長報告，說：“在孔雀河下游約有可墾荒地二十萬畝，土地肥

沃，水源充足……”付师长听了他们两人的报告，对开发塔里木的信心更足了。

开发孔雀河下游是开发塔里木下游的序幕，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通盘加以安排，但当一涉及到开发塔里木的实现条件时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交通不便；第二，粮食不足；第三，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它汇集了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的一切河水，而且两岸人烟稀少，不会没有剩余的水量，有多少？第四，塔河下游的可耕地有多少？等等，这一切都还是个谜，必须有人到那里去勘察，才能揭穿，可是派谁去呢？

### 三

正当南疆三月，风沙最猛的时候，谢付师长和工程处杜霄魁政委，基建科马毅科长，还有另外的几个工作人员，坐着汽车向塔里木进发了。

一路上他们特别留意道路情况，发现从焉耆通往尉犁的这条古代驿道，虽然年久失修，有时汽车陷入沙窝，还需要人推，但稍加整理，汽车仍然是可以通行的，交通不便，这一困难条件是完全用不着耽心了。

到尉犁后，会见了县委书记张福源同志，了解到尉犁虽然产粮不多，但因交通不便，粮食运不出去，在仓库里积压得不少。他们这个踏勘组便提出互换的办法：把焉耆垦区部队生产的粮食替尉犁县上交国家；尉犁县把库存的粮食交给将来在这里生产的部队。这样一交换，粮食问题解决了，而且还给国家节省了大量运费，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踏勘水土资源了。

这一件换粮的事办完了，尉犁县党委及当地的各族人民也给予生产部队无私的援助，他们不但把几年以来搜集的有关资

料全部供献出来，而且把县委机关的八匹马也全借给了踏勘组，还派了一名向导。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他们便进入千古无人烟的塔里木盆地，开始揭穿它的秘密了。

塔里木盆地对这些闖来的不速之客可不講客气，第一天便用猛烈的狂风接待他们。迎风卷起的粗大沙粒，象一阵急雨般的打在脸上，只吹得他们头发里、鼻孔里、耳朵里全是沙土。塔里木盆地还用漫天的沙幕把它的秘密隐藏起来，不让揭穿；可是他们也真有股倔强劲。每天都要骑着马跑两三百里路程。天刚黎明，一个维族老人，便把饭给他们做好了，吃过饭之后，每个人带上一葫芦水，几个干馕便出发了。饿了，便啃几口干馕；渴了，便用咀对着葫芦喝几口凉开水。虽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表，可总是忘记了回家的时间，往往到看不清路的时候，才匆匆地摸回驻地休息。

回到驻地以后，谢付师长连脸也顾不得洗，胡乱吃过晚饭，便马上把当地有生产经验的老农请来开座谈会。屋里没有桌子，他便把帽子一脱，光着头，盘着腿，坐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掏出笔记本，用心倾听着老农的说话。虽然他不懂维语，可是仍然用心倾听着，直到翻译翻成汉语以后，他便又簌簌地，在小笔记本上作起笔记来。几天的工夫，在他笔记本的每一页纸上，全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时间，没有辜负他们的辛勤。塔里木东半部的秘密被他们揭穿了。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发现大片大片的原始梧桐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原和很早以前干涸了的湖底；湖底全是腐烂了的草泥层，有的厚达一公尺。在草原上看到了成群的野马、野鹿、野猪；在罗布泊边发现了一望无边的罗布麻。他们知道了且末河、若羌河、米兰河、塔里木河等，都有充沛的水源……可以在塔里木发展农、牧业，并将蕴藏丰富的塔里木资

源挖掘出来献給国家建設。

“有了水源，但是怎样把水引到荒地上来呢？”謝付师长被这一新的問題纏繞着。他从当地人民中了解到，每年五、六、七月份，正当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时候，恰巧也正是河流的枯水期，而在漫长的冬季里，它却照样的流着，要想充分利用，必須修建一个水庫。……最后几天，他們又在为找寻水庫地点而奔波着。

一天，他們在烏魯克发现了一大片被拋棄的荒地和房舍的遺迹。在那里，还能依稀辨認出当年渠道、田埂和房屋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民到那里去了呢？向导告訴了他們一个悲惨的故事：

以前这一带本是田園密布，鸡犬相聞，风景优美的一个大村落，勤劳勇敢的維吾尔农民，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可是在几十年前，忽然来了一位“楊大人”，在渠道的上游，把水截走了，这里的人民被迫离开家乡，流亡它方……从此这里便成了“无人村”。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大家听了都浸沉在这个故事的情景中，可是付师长忽然說：

“大家想想，既然几十年前人們能把塔里木河的水引到这里，現在怎么不能呢？”

“对啊！”大家兴奋了起来。他們一同跨上馬，探寻着原来的渠道遺迹，向着塔里木河走去。嘿！通斯巴、爱沙米尔洼地被发现了。这里真是一座自然水庫啊！只要修一条十多公里的堤壩，便可以貯水八千万立方。而且附近还有不少的蘆葦、梧桐林，修壩材料，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这天回到駐地，也不开座談会了，他高兴地說：“来！娱乐一下吧，打扑克：輸了沒有桌子鑽，就把茶缸子頂在头上。”

这时他们乐得简直象一群小孩子啦。

三月二十一日，踏勘队回到了焉耆。这时，付师长没有来得及扑掉身上的尘土，连夜赶到乌鲁木齐，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

计划批准了。一九五六年焉耆垦区的生产部队先在塔里木建立了塔里木一场；一九五七年接着建立了第二场，开发塔里木的两个拳头，在塔里木大盆地上先后伸展开了，塔里木真的被抱起来了。

现在，通斯巴、爱沙米尔、白底湖等三个姐妹水库上，烟波浩淼，塔里木三场……十五场象银河系的星群，把整个塔里木下游都布满了。

在塔里木，我们的付师长谢高忠同志，不但流过了第一滴汗珠；而且，现在他正领导着全师的指战员们，以一日千里的共产主义风气，勤奋地开发塔里木盆地，使之为边疆各族人民造福。

## 青春永远伴随着他

丁 山

感謝党給我的这个易于接近更多同志的工作崗位，几年来它使我結識了不少能推心置腹，傾訴衷腸的朋友。在金色的田野里，我們一齐揸着背簍，鑽在两人高的玉米地里，一边搗着一尺多长的金皇后棒子，一边漫談着农場的丰收景象，他們本能的向我追述过农場的过去；在細长的田間小道上，我們一齐头頂着东升的旭日，用褲脚扫落了禾叶上的露珠，一边观察和分析着生长茁壯、丰收在望的每一株禾苗，一边漫談着战士們在改造自然中所經历过的失敗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悅；在漫无边际，杳无人烟的准噶尔盆地的腹地，我們一起扛着紅旗，勘查过每一滴可以利用的水源和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我們晚上带着劳动后的喜悅，肩靠肩的躺在帳篷里，闊論过农場的現在和将来。在所有的这些漫談闊論中，我們提到过不少优秀的同志和很多記憶犹新值得贊美的事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无意的漫談中，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談到了郑云彪师长的事情。在这里所記述的，就是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很多事情中的几个小故事。

一位战士向我講：

“我們在新疆剿灭了武装叛乱的最后一股土匪，为了不讓各族人民負担过重，因此枪膛还没有凉，我們肩头上又加了一把鐵头就开始開生产了。我們背着背包，用雪撬拉着东西，向大戈壁滩出发。

“两天以后，我們到了生产地区，地上是两尺厚的冰雪，往远看白花花的戈壁滩跟天連在一起。从那干起呢？正有点納悶，值星排长集合队伍，說要听师长的講話了。

“郑师长站在一个雪包上，还是穿着那件从日本鬼子手里繳获的黄大衣，两只脚深深的陷在积雪里，寒風刺的他眯縫着眼睛，他咀角上挂着笑容，用干練、有力的声音向我們宣布說：

‘同志們！几千年来我們受尽了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气，我們是工人，但沒有自己的工厂；我們是农民，但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劳动的自由，沒有生活的权利。党領導我們打仗流血，就是要从資本家手里收回工人的工厂，从地主手里收回农民的土地。現在我們已經用血汗換来了自己的政权，再也沒有人能够剝削我們了，應該是建設幸福生活的时候了。’

“他問我們有沒有困难，大家都異口同声的說：‘沒有！’他笑着說：‘不对，困难不仅有，还很大、很多。就拿眼前來說，今天晚上就得在雪地里露营。’他这一点破大家都笑了。

“他又接着問我們怕不怕困难，大家都說不怕！他說：‘对！人民战士从来都不怕困难的。在这杳无人烟、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生活，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根本沒这个勇气。小資產階級也会彷徨、动摇、悲觀、失望偷偷地离开这里。但我們是工人、农民，是党教育下的人民战士，我們不靠侵略別人起家，也不靠剝削別人发財，我們的祖宗万代都是凭自己的一双手，和勇敢的劳动来生活的，我們要吃自己种的大米。我們要穿自

己織的布。我們要住自己蓋的大樓。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和勞動改造自然、改造世界，這就是我們工人階級的本色！

“師長的話正說到我們的心坎兒上，同志們的情緒都活躍起來了。我自己心里一酸，就想起了為繳不上租子，被地主逼死的爹，想起了爹死后，地主收走了土地，跟母親站門討飯的日子，再看今天自己能生活在這樣一個團結、友愛、能戰勝一切的工人階級的隊伍里，將要為自己、為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幸福生活而勞動了，即便是爬在這冰凍三尺的戈壁灘上，我心里也是暖烘烘的。我真想高聲喚叫：親愛的黨啊！有什麼任務你只管交給我好了，我不會沾污工人階級這個光輝的稱號的。

“當天下午，我們每個班都搭起了半地下式的葦草房子，晚上準備了一下工具，第二天天麻亮，就進入水庫工地了。

“師長和我們一樣，也住在一個矮到連腰都伸不直的葦草房里，每天從早到晚跟大家一起在水庫上勞動。

“有一次他到了我們打夯隊，起先跟我們一起打夯，後來他掏出了一塊磨黃了的大壳懷表，盯着我和我們的班長，數起打夯的次數來了。吃中午飯的時候，他一邊跟我們一起啃著高粱面饅頭，一面把打夯隊的人招集到一起，研究起打夯的竅門來，他說：‘一樣重的夯，一樣是兩個人抬，有人一分鐘打五十多下還省勁，有的人只打二十多下，還費勁，這主要是沒有摸住起夯、落夯的竅門。’接著他又叫我跟他一起給大家表演了起夯、落夯的方法，當天下午打夯隊的工效提高了一倍。

“新疆的冬天，氣候總是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地上凍了一層兩尺多厚的硬壳，要揭開凍土層，挖出底下的泥土去築堤，確實是一件艱苦工作。一個棒小伙子，掄起十八磅的十字鎬，一天也只能挖兩立方土，但修好這一條六公里長的土壩，需要幾百萬方土，看來挖土工作在整個戰線上，是一個薄弱環節。

师长又来到了挖土場上，他跟大家一起想办法突破挖冻土的难关。大家都望着他那已经开始花白的鬓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谷秀赏班长望着师长的背影鼓励我们说：“同志们看见了嗎？首长那么大的年紀了，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中，他为我们劳动人民翻身的革命事业，吃了多少苦啊！现在还跟我们一块劳动，真叫人过意不去，来！咱们今天一定要想出个提高工效的办法，向首长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两天以后，我们创造了一个黑虎掏心式的挖土法，把挖土工效提高了十倍。以后我们又发现郑云彪师长挑着一对大土筐，劳动在运土队里。

“晚上收工以后，他和我们一起步行回家，一个锅里吃饭。夜里在草房里的昏暗的油灯底下，他又说又笑的给大家放留声机。留声机冻的转不动了，他又跟大家一起打扑克。打输的人穿着笨重毡筒、皮大衣，象一只熊一样的从一张吱吱呀呀的破桌子底下爬过去，全屋子的人都在拍手大笑，师长一面擦着笑出来的眼泪，又笑又咳嗽的说：“这桌子可真糟糕，又矮又小，不过也站不了多久了，等农场建起来了修个大俱乐部，扔了它，咱们看戏去！”

“夜深了，他一再的督促大家休息，但他自己却又坐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思虑着第二天的工作。”

“积雪开始融化了，我们《八一》水库的第一期工程完工了，一条六公里长的堤坝，象一条巨龙一样，横卧在一片洼地的边沿上。融化了的雪水，流入了水库，数千年来被人叫做瀚海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当年我们就用蓄在这个水库里的雪水，灌溉了四万多亩土地，为国家生产了三百多万斤粮食。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日子，是师长和我们共同渡过的最艰苦的日子。”

一位农业技术員談及郑师长的故事，他說：

“同志！你看我們这块临冬播种的春小麦长的多好啊，穗长、粒大、分蘖多、产量高。还有最重要的一项，这种作物是在农业生产上比較消閒的初冬季节播种的。誰都知道对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來說，春天的播种季节是千金难買的，可是春小麦临冬播种的意义，是使我們可以把今年春天才辦的一部分事，提前在去年冬天就辦好了，这样在今年春天我們就可以集中人力、机力辦更多更新的事情了。

“春小麦的临冬播种，在李森科的学說上是有理論根据的，但并没有总結出这样丰硕的實踐成果，这件事所以在我们农場能获得这样良好的效果，这跟我們郑师长还有一段密切的关系哩！

“我們的农場都分布在北緯四十五以北东經八十五度以东的准噶尔盆地的腹地，紧靠着庫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边沿地带。这里的土壤很适合于种春小麦，但有一項不好，每年六、七月間，正当春小麦揚花的时候，酷热的阳光照射在大沙漠里，通过大沙漠的幅射，显得特別炎热。有时会从沙漠里刮来一陣灼热的热風，把正在揚花的小麦雄花吹枯，使春小麦的产量大大的降低；有时甚至会造成光抽穗、不結实的失产局面。我們农場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就吃了这个亏。

“当年冬天，师长就找我們去研究，怎样才能使小麦的揚花期躲过盛夏酷热，怎样才能寻找一套适合于本垦区的耕作經驗，不断的提高小麦产量。

“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有提出一个可靠的方案来。最后师长打开了一本苏联农业科学丛書說：‘根据苏联的記載，春小

麦在地温上升到三度后，有了良好土壤和充足的水分就可以发芽生长，根据这一情况，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带雪犁地，超早春播的方法，提前小麦的生长期，使它的扬花期躲过热风的侵袭。’经过大家研究，第二年春天，我们就做了带雪犁地的试验。

“我们试验带雪犁地，超早春播种的结果很坏，积雪被翻在土层底下，不易吸收阳光，融解很慢，地温提不高，影响了小麦的生长。我们搞试验的农业技术人员，遭到了不少同志的埋怨和责难。但我们的师长并不灰心，他承认带雪犁地的方法不好。但坚信超早春播种一定能提前小麦的生长期。他鼓励我们说：‘年青人不能怕碰钉子，方法不好，可以想办法改正，千万不能叫大自然灭了咱们的志气。’他又谦虚的说：‘我没有更多的理论基础，不过我想，根据苏联的记载，小麦在地温三度以下，是不会萌动的。我们能不能把春麦种籽，在地温下降到三度以下的初冬季节，就播种在地里，让种籽在地里过冬。明年春雪一化，有了充足的水分和温度，种籽自己就会发芽生长，这比我们在春天等到地干了再犁地播种，生长期可以提前近二十天，等到天气最热的时候，扬花期早就过去了。这个办法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最好能翻翻你们在学校里学过的书本，找找米丘林、李森科，让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作作鉴定。’

“当年冬天，我们就大胆的试验了春小麦临冬播种。第二年春天等一般的春小麦犁地播种的时候，我们临冬播种的春小麦已经长到二十多公分高，同时开始分蘖了。根据一年的观察，无论在抗病、抗旱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早春播种的春小麦都强的多，产量也高出了百分之二十。从此以后，我们农场里就有了自己的超早春临冬播种的耕作方法，也有了我们地